

17054 ✓



選個好代表

獨幕話劇

北京市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主編
考誠 青林 編劇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PDG

時間：一九五三年初夏的一個傍晚。

地點：北京郊區沙河村，農民魏山的院裏。

人物：王淑媛——三十二歲，選民小組長。（簡稱媛）

魏山——三十七八，淑媛的丈夫。（簡稱山）

大媽——魏山的媽，五十七歲。（簡稱媽）

老趙——互助組組長，選舉委員會委員，三十歲。（簡稱趙）

珍子——淑媛的女兒，十二歲。（簡稱珍）

佈景：一個農民的院子，整潔、寬敞。正門通向野外，可以聽見門外的籬笆。院子的一角有一棵大樹，樹下有水井，週圍堆滿了白薯秧，用蓆袋蓋着。此外還有日常用具。

（開幕時，珍子一個人坐在桌前做大紅紙花，一面哼着歌。）

（幕內：珍子，珍子！）

珍：哎！

（幕內：你在幹甚麼呢？）

珍：我做花哩！

（幕內：先把歌練好吧，趕明兒大會上要唱錯了，可丟人哪！）

珍：才不會唱錯呢，人家早就唱熟啦！（做好一朵花，高興地跳起來）秀英，你快來，瞧我這朵花兒多美！

（幕內：不看了，我還要通知大夥兒去呢！）（腳步聲，漸跑漸遠。）

珍：（放下花，拿起歌詞，快活地唱起來。）

和平鴿子飛滿天，

人民民主好江山。

毛主席，領導咱，

當家做主把代表選，

當家做主把代表選。

瓜裏挑瓜挑甜瓜，
仔仔細細來選拔。

誰一心一意爲大家，
咱們大夥兒就選他。

（魏山氣沖沖地上）

山：就選他，就選他！你個小傢伙懂得什麼？

珍：（一板正經地）爸爸，我是選舉委員會宣傳隊的隊員呀，我為什麼不懂？

山：嘿，隊員？豬都不餓，兩口豬在那裏餓得直叫，還不看過去！

珍：他們才不餓呢，我媽剛餵好了豬才去開會的。——噫！爸爸，您怎麼就回來啦？

山：（不理，只顧抽烟。）

珍：爸爸，我媽呢？

山：我不知道。（使勁磕烟袋。）

珍：噍！你這是幹嗎呀？（扮個怪臉，又拿起歌詞來練唱。）

瓜裏挑瓜挑甜瓜，

仔仔細細來選拔，

誰一心一意為大家，

咱們大夥兒就選他！

山：別唱，別唱！一忽兒不嚷嚷就會憋死啦？

珍：我偏唱，我偏唱！（邊唱邊跑下。）

誰一心一意為大家，

咱們大夥兒就選他！

（王淑媛上，在門口碰見珍子。）

珍：媽！

媛：喂！（把珍子拉到懷裏，對山）大夥正說的起勁，你怎麼走了？

山：愛走就走，你管的着？

媛：我不是管你，選舉麼，大夥兒的事情，你就一點也不走心？（珍子走到桌邊去做花。）

山：誰說我不走心？琢磨了半天，合着就我倒霉！

媛：選舉是大家的喜事，你倒什麼霉？

山：你說我倒什麼霉，人家搞選舉，我就得賠老婆？反正外頭的事兒，這也短不了你，那也少不了你，這回我早賺準了！……

媛：你又賺準什麼了？

山：你瞅大夥兒那個搗咕勁兒，準是又要選你當代表囉，你當我是傻子？（大聲）哼，我就不許你扔着這個家不管，你聽明白了！

媛：你嚷嚷什麼？那邊在開會呢。

山：（大聲）這是誰立下的規矩？他們開會就不許我說話啦！

珍：（一邊做花一邊說）我們小隊裏訂的：各個兒的事不能妨碍大夥兒的事，這是每個人都應該遵守的規則！

山：什麼？

媛：可不？瞧你連孩子都比不上了，還當自己挺明白似的！你瞧！小組會口口聲聲不誤生產，說什麼栽白薯呀，治黃瓜蟲呀，那樣都跟咱們有關係，趕明兒代表會還要討論修水溝哪，走吧，開會去吧！

山：我不去！

（珍子拿歌篇。）

珍：媽，我找秀英他們練歌兒去。

（珍子下）

媛：好，（對山）爲什麼不去呢？你不是有意見嗎？在會上提出來，大夥兒討論討論呀！

山：咱倆的事也要大夥兒討論？虧你想得出！

媛：到底兒是什麼事啊？

山：昨晚跟你說得明明白白，你就這個耳朵進那個耳朵出啦？你趁早別去跟我瞎折騰，當了這幾天兒的婦女主任，就够我受的了！

媛：哦，你是說不教我當代表啊！這那能由得了我呀？再說，眼時人家還沒有開選，你就知道準把我給選上了？你沒聽說，這普選是咱中國幾千年都沒有大喜事？好裏挑好，尖裏拔尖兒，選個代表可不那麼容易呢！你要是不同意我，你可以不投我的票呀！

山：够了够了！

（幕內：王淑媛！王淑媛！）

媛：哎！就來了！

（幕內：大夥兒等着你呢！還有白薯秧的事兒，記着跟老魏說一聲吧！）

媛：好囉，我這就來！（對山）咱們這白薯秧勻給劉長福家兩千棵成嗎？

山：不成！（從窗台上取下一隻沒納好的鞋底，扔在桌上）還不趕緊的給我做好，我等

着穿！

媛：你別盡找岔兒，今晚上保準給你做得了。我走啦！

山：不開會你就過不得了？不許去！

媛：（收好鞋底）你自個兒不去，還不教人家去？（欲下）

聲：小組長，你倒是快來呀？

媛：來啦！（急下）

山：回來！（追至門口）你給我回來！

（鄰院傳來會場的爭辯聲，笑聲，鼓掌聲。魏山在門口怔了半晌，接着在院裏來回走着，珍子上。）

珍：爸爸，您瞧人家多熱鬧！幹嗎您一個人呆在這兒？（稍停）您不一樣可以參加嗎？

您又够十八歲，又不是反革命……

山：胡說！

珍：一點兒也沒胡說，我是宣傳員呢！

山：什麼宣傳員？不點大的丫頭，就會跟着瞎起鬧！

珍：（坐下做花。）人說話您全不信，呆會兒呀，我去把我那大喇叭筒子拿來，您瞧瞧，我準得把您宣傳好了，您準得開會去了……

山：得、得、得！跟你媽一個相兒！

珍：要像我媽才好呢，誰都誇她，誰都喜歡她，（嚴肅地）爸爸，大夥兒都討論要選我媽當代表呢，您瞧瞧，多棒！

山：（沉默片刻）珍子，你願意你媽當代表嗎？

珍：願意呀！我有個代表媽媽，還要有個代表爸爸！

山：我才不當代表呢！

珍：（吃驚）爲什麼？

山：我還要這個家。

珍：誰也沒說不教您有家，當了代表還得住在自個兒的家裏呀！

山：小丫頭，你說說當代表是幹什麼的？

珍：這個問題考不住我，代表是給大夥辦事的。

山：這不就結啦！當代表是給大夥兒辦事的，要是你媽當上了代表，光顧了給別人辦

事，我看誰還給你做飯吃？誰還給你做衣裳穿？

珍：要是我媽真的太忙了，您還不會給我做一頓飯吃嗎？

山：什麼話呀！你媽整天在外邊瘋，你爸爸乖乖兒的在家做飯？你見過咱北京人那家是這樣過的？

（老趙上。）

珍：趙叔叔來了！

趙：喂，老魏，你在家哪！

山：在家。你是找珍子他媽吧？

趙：不，我就找你。

山：找我？我又不是選民小組長，找我幹嗎？

趙：好，給你說的，我這選舉委員就光認得小組長啦？

（魏山遞烟給老趙，鄰室傳來講話聲、笑聲。）

趙：你的小組會還沒開完？

山：橫是沒有吧！

趙：你怎麼沒去參加？

山：去了剛回來，我們家有珍子他媽代表就行啦！

趙：嗨！你們倆那麼齊心呀！她就能代表你了？

山：那邊有什麼，左不過選出個代表來就完事。

趙：就算你老婆能代表你，人家開的是選民小組會，可不是選民代表會呀！

珍：我媽不能代表我爸爸，我爸爸的意見大着呢！

趙：呵！你爸爸意見挺大？你說說看，珍子！

珍：我爸爸，他不願意……

山：（打斷她的話）小孩子家，懂得什麼？大人說話不許亂插嘴。

趙：那怕什麼？珍子是個少年先鋒隊員呢，呃，隊員同志，說說你的意見吧！

珍：我的意見也大着呢！（看看爸爸）

山：（瞪了珍子一眼，從口袋掏出錢來）到小舖去買四兩烟來！

（珍子接錢下，趙至井邊掀開蕨布袋看白薯秧。）

趙：這白薯秧真不賴，就是你說的那路新品種吧？

山：是呀，這路白薯吃起來甜，產量又大，比勝利一百號可強多了，全北京還找不出幾

份呢！

趙：老魏，今兒個我來找你就是爲了這件事，你知道，今年這玩藝兒缺得厲害，咱組裏有三家都要栽，到市上去買吧，不一定能買得着，你瞧，又正趕在這個節骨眼上，誰還肯耽誤選舉去買白薯秧去？昨兒剛下過雨，要不趕在這雨天栽下去，趕明兒又得挑水又得幹什麼的，那就麻煩了，想來想去，就想到你這白薯秧上。

山：唉，怎麼就這麼巧呀？我剛答應了一個親戚，把白薯秧都勻給他了，明天就給送去。

趙：送到那兒呀？留下點不成嗎？

山：不成不成，湊巧我媽又病了，明天把白薯秧送到大市上，還得趕進城看我媽去。

趙：你媽有病了？

山：是呀，昨兒我妹妹託人剛捎來的信兒，叫我趕快去看看。

趙：那你得幾兒回來呀？

山：誰知道呢！

趙：不參加選舉了？

山：那有什麼法兒呀！

（王淑媛上。）

媛：噢，趙大叔在這兒！

趙：小組會開完啦？

媛：剛完。

趙：你們小組有什麼意見嗎？

山：小組會可定規不了我的事！

媛：你說什麼事呵？

山：白薯秧呀！

趙：不，我問的是選舉的事。

山：那你們談吧，我餵驢去啦！（起身）

趙：哎，老魏，一塊兒聊聊吧。

山：選舉的事我是外行，你，你們談吧！

（山下）

媛：你瞧這人！

趙：幹嗎一提到選舉他就犯齷扭呀？

媛：唉，死心眼兒，眼睛就瞅見自個兒的鼻子啦，老怨我盡管別人的事兒，不顧家，這

回一聽大夥提我當候選人，這就着了急了。

趙：哦，是這麼回事呵！（尋思）你媽病啦？

媛：聽誰說的？

趙：老魏。

媛：不對吧！前兒個我媽剛捎了個信兒，還說要趕回來參加選舉呢。

趙：老魏說，明天他就要進城去看你媽，還說把白薯秧也帶了去。

媛：帶去幹什麼？

趙：說是勻給你們一個親戚了，明兒個送到大市上去。

媛：這可是越說越稀奇了，我壓根兒就沒聽說有什麼親戚要勻白薯秧。

趙：只怪我這當組長的，要早點核計呢，也省得這會兒來抓瞎呀！

媛：您別着急，待會我跟老魏商量，好歹教他留下給組裏用。

趙：你跟他說說吧，我先到別家去問問，看看能不能想到辦法。（走到門口又折回來）
瘦子，你記着告訴老魏，留給組裏用，合着也按市上的價錢算。

（趙匆匆下）

（淑媛坐下納鞋底，珍子跑上。）

珍：爸爸，爸爸！——媽，我爸爸在那兒？

媛：餵驢去了，你找他幹嗎？

珍：剛才我爸叫我買烟葉兒去了，他叫我買四兩，我只買了二兩。

媛：爲什麼？錢不夠了嗎？

珍：不是，剩的錢教我給買了紅紙啦！

媛：你這孩子，誰讓你買紅紙去的？

珍：媽，您瞧瞧，（指桌上花）我給代表做花的大紅紙是向秀英借來的，我買了還給他呀。

媛：誰叫你給代表做花來着？

珍：誰也沒叫，是我自個兒要做的，媽，我一聽大夥兒要選您當代表呀，我這就忙開

啦，我非得做上十朵八朵花，攔着，等人家一選上您呀，我就給您插一頭，掛一身

……。

媛：好了好了，你爸爸知道你拿買烟的錢買了紅紙嗎？

珍：不知道。

媛：（嚴厲）珍子，往後可不能這樣，要買什麼，得先跟你爸爸說好了。

珍：我爸爸老不講理……。

媛：那你也跟着不講理嗎？要不，跟媽說一聲也行呵，記住了吧？

珍：記住了。（稍停）媽，您當了代表，就沒有功夫給我們做飯了？

媛：誰說的。

珍：我爸爸。

媛：（琢磨）我想他是哄着你玩的！

（魏山上）

珍：爸爸，烟！

山：（接過紙包）怎麼？四兩就這麼點兒？

媛：這是二兩。

山：剩下的錢呢？

珍：（笑而不答。）

媛：告訴你爸爸呀！

珍：我告訴悠了，不就行了嗎？

（珍跑下）

媛：剩的錢買了張紙。

山：哎！我知道你就會慣着她，全不把血汗錢放在眼裏。（淑媛低頭做鞋，魏山抽煙，沉默片刻。）

媛：我媽有病了？

山：嗯！

媛：前兒個捎信來不還好好的嗎？是什麼病呀？

山：（強辯）我知道是什麼病？

媛：你明天進城看他去？

山：嗯。

媛：把白薯秧留下吧，組裏正缺這玩意兒。

山：我問你：你到底是不是我們家裏的人？

媛：爲什麼不是呀？

山：既是這家裏的人，幹嗎胳膊老往外彎呢？

媛：誰又犯着你啦？沒頭沒腦的瞎嚷嚷！

山：你明明知道我不願意把白薯秧賣給組裏，爲什麼你淨幫着別人說話？

媛：你也是組裏的人，不向着組還向着誰去？大夥正缺這東西，你反倒要拿出去賣，你想想，這麼做合式嗎？

山：爲什麼不合式？要想買便宜的我可沒有，你打聽打聽，市上什麼行市，村裏能賣幾個錢呀？

媛：做事先看到幾個小錢還行？再說組裏……。

山：哼，你怕錢多了絆脚呀是怎麼的？（平下氣來）再說到市上去賣個十萬八萬的，是現錢，湊上咱們在合作社撥的一百二十萬，再跟我妹借上二三十，就够買一輛水車啦，有了水車，咱那五畝旱地不就變成好地了嗎？

媛：我不是早就勸你別買水車嗎？就是要買，賣白薯秧的錢也頂不了事呵，你想想，趕明兒村裏修好了水溝，你那水車不就白白糟踐了嗎？

山：別睜着眼做夢吧，你那一套廢話又來啦，成天嚷嚷修水溝修水溝，一個娘們家，也不知道害臊，誰相信你那些鬼話？

媛：你別瞧不起我，人家可不像你那樣，大夥都在核計這個問題了。

山：大夥又怎麼樣？告訴你：豬多沒好食，人多心不齊，還不是跟着瞎起鬧！

媛：什麼人多心不齊？衆人一條心，黃土還能變成金呢。珍子他姥姥那個村子裏不盡是一片窪地嗎？先前年景一澇，整年不見一顆糧食粒兒，自從去年互助組修了一條洩水

溝，窪地就變成豐產地啦！我就是打那條洩水溝琢磨出來的道理，人家是窪地，咱們是旱地，人家能洩水，咱就不能引水啦？這還不是一個道理，就是倒一個個兒。

山：依我說呀，還是靠自己靠得住，百十里地的水溝，那就輕易修出來了？還是老老實實的買掛水車，眼看着就能多打糧食，你也別再去東跑西顛的了。

媛：買輛水車總得一百五六十萬，趕明年修好水溝，你這錢不就白扔了？我不贊成這個主意。

山：說了半天也是白搭，唉！咱倆的心都不齊，還說什麼衆人一條心？

（幕內：珍子！珍子！）

媛：珍子，有人叫你呢！

珍：來囉！

媛：（對山）你明天要進城嗎？

（珍子上）

山：明兒一早就走。

珍：怎麼？爸爸明天要進城？爸爸，您明天不走好不好？您要是走了，人家一定說我這個宣傳員沒有把你宣傳好。

山：什麼宣傳宣傳？真囉嗦！

珍：（扮怪臉）幹嗎呀，像個小氣包似的！